



世界的中国
SHIJE DE ZHONGGUO

西游与东渡



NLIC2970556025

◇ 黄 珮 著 ◇



中华书局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世界的中国

SHIJIE DE ZHONGGUO

西游与东渡



黄 珅 著



NLIC2970566025



中华书局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游与东渡/黄珅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3

(文史中国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065 - 1

I. 西… II. 黄… III. ①佛教 - 宗教文化 - 文化史 - 中国 - 青少年读物②中日关系 - 文化交流 - 文化史 - 青少年读物 IV. B949.2 - 49 K203 - 49 K313.03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3544 号

书 名 西游与东渡

著 者 黄 珅

丛 书 名 文史中国

责任编辑 谷 玉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200020)

<http://www.guji.com.cn>

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3 $\frac{3}{4}$ 字数 50 千字

印 数 1 - 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065 - 1

定 价 15.00 元

引言

孔子说：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也说：“要寻求学问，即使它远在中国。”（《哈狄特》）每个民族都能创造自己独特的文明，并且在保持其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传统。但任何一种文明，又决不可能在丝毫不受异质文化的影响下、在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发展和进步。有交往，有传播，就有影响。正是在不断的交往中，中国认识了其他国家和民族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由此认识了中国。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、互相学习是显而易见的。只有通过这种影响和学习，人们才有所激励，有所借鉴，作出及时的选择和行动，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。

虽然古代没有今天那样先进的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，但也没有今天那么多人人为的阻隔，各地之间的交往，远比后人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。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，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，都有可能对其他地区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，并对促使各地区、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，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。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“冲突的传播”。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民族的交往，文化的传播，主要还是通过逐利的经商活动进行的。当宗教出现之后，

那些怀着真诚的宗教信仰和献身精神的僧侣，对推进文化传播，则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
自公元三世纪后半期至八世纪前半期，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的西行求法运动，尤以五世纪、七世纪时最盛。五世纪的印度，正是崇尚佛教的笈多王朝的统治时期，无著、世亲即生于其时。七世纪初的印度是戒日王的天下，是处在陈那、护法、戒贤诸人影响中的年代，印度佛教之盛，在这时达到极点。这对渴望求法的中国僧人来说，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而五世纪的中国，又正是“五胡”入主中华之时，中国和西域各国的交往十分密切。七世纪大唐帝国建立，唐太宗怀囊括四海之志、并吞八荒之心，唐朝军队长驱阴山，破突厥，克朔方，甚至远征印度，西域各国君王齐推太宗为“天可汗”。这就给西行求法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遇。贞观二十一年（647），玄奘在奏表中说自己“凭皇灵以远征，恃国威而访道”（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）。从他个人的经历看，纯是谰词，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，则为事实。与此同时，这时东邻日本也正处在一个崇尚佛教、效法中国的变革时期，日本僧人来华留学、中国僧人东渡传教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。鉴真一行百折不挠、连续六次东渡，方获成功，成了中国僧人弘法的典范。

Mulu

目录

引 言	1
第一章 佛法东流	1
第二章 玄奘西游	11
第三章 一代宗师	43
第四章 鉴真东渡	59
第五章 功不可没	89
深入阅读	103

【第一章】

佛法东流

在中国同其他地区、其他民族的交往中，首先应该提出的是和西南近邻印度的关系。在印度古代两大史诗《罗摩衍那》和《摩诃婆罗多》中，即已将中国称作“支那”。而西汉张骞也在出使西域大月氏时，得知附近还有印度这样一个国家。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，究竟何时传入中国，已难确指。范晔《后汉书·



美丽的印度恒河

西域传》云：“至于佛道神化，兴自身毒（古称印度为身毒，又名天竺），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……騫、超无闻者，岂其道闭往运，数开叔叶乎？”不仅张騫、班超二人，就是生于东汉明帝之世、学问最称赅博的王充，在《论衡》中对佛教也只字未及。故后人据此断言：两汉时代，很少有人知道佛教。

但是，绝不能因为张騫、班超不明佛道，便说在此之前，佛教与中国不曾发生任何关系。中国第一个僧人朱士行在他所作《经录》中，说秦始皇在位时，西域僧人室利防等十八人，带着佛经来到咸阳，被秦始皇关在狱中。秦始皇与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同时，阿育王在位时，曾派宣教师数百人往各地传教，其中一部分到达中国，并非不可能。只是出师不利，遇上以焚书坑儒为乐事的秦皇，从而无声无息地被扼杀在摇篮之中。
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了汉明帝梦佛之事：“世传明帝梦见金人，长大，顶有光明，以问群臣。或曰：‘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。’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，遂于中国画图形象焉。”尽管此说荒谬显而易见，但由于后世一些佛徒和好事者的辗转附会，习非成是，竟成史实，甚至连“手不停披百家之编”的韩愈，也跟着说“汉明帝时始有佛法”。

汉明帝梦佛虽属虚妄，但故事编在明帝身上则事出有因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又载：王莽篡位后，不断贬斥、更换王侯，西域由此生怨叛乱，和中国断绝来往，并且再一次从属匈奴。永平十六年（73），汉明帝命将帅北征。西域在绝交六十五年之后，又和中国来往。又据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载：楚王刘英晚年喜黄老之学，举行佛教的斋戒祭祀。永平八年（65），朝廷让天下犯死罪的人，交缣帛赎罪。刘英也献上缣帛请求赎罪。明帝下诏说：“楚王诵黄、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慈，法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

何疑，尚有悔吝？其还赎以助伊蒲塞、桑门之盛饌。因以班示诸国。”诏令中的“浮屠”即佛，“伊蒲塞”即优婆塞（居士），“桑门”即沙门（和尚）。这是正史中最早的有关佛教的记载。楚王刘英是东汉开创者光武帝的儿子，明帝的异母弟，他以王者之尊而皈依佛教，可知当时佛教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。明帝诏中“诵黄、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



释迦牟尼像

仁慈”这两句话很值得注意。汉人谈及佛教，都与黄、老并举，实际上是将佛看作黄、老的附庸。佛教蔚为大教，凌迈道教，与儒颉颃，则是魏、晋以后的事。

前人一般认为，佛教是通过月支（即大月氏，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）、罽宾（又名迦湿弥罗，位于喜马拉雅山西麓，包括克什米尔及印度河和契纳布河间的山岳地带）从北方输入中国的。但也有人根据汉代佛与道的密切关系提出：中国南北思想两系统，在先秦就对峙已久，壁垒分明。北方重现在，贵实行，是儒墨的天下；南方则慕出世，尚谈玄，是道家的土地。故南方人要比北方人更易理解、接受佛教，楚王刘英奉佛，便是明证。两汉时中印之间已有海路交往，佛教从海上输入，并不是不



喀喇昆仑山

可能。被推为中国佛教开山祖的安世高，据说就是在东汉末年，航海至广州登陆的。故佛教来华，不仅可从陆路走，也可从海路走，其最初根据地，不在京洛，而在江淮。

由于中国历来奉行“夷夏大防”、“不易其俗”的政策，故即使到佛教大盛的东汉末年，中国人出家，依然为政令所禁，只有西域人方可建立寺庙，供奉佛祖。魏承汉制，依旧不变。直到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（260），即晋代魏的前五年，颍川人朱士行才正式出家，成了中国第一个僧人。

佛教在中国的流传，最初完全依赖西域各国来华僧人的力量。早期尤以安息（今伊朗和两河流域）、月氏、康居（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）、龟兹（今新疆库车一带）、罽宾人居多。从现有较确切的资料看，最早来华的僧人是安息人安清、安玄。安清字世高，父亲是安息国王科斯老，安清嗣位后将王位让



阳关古道

给叔父，遍游各国，博通经藏。据《高僧传》，他曾两至广州，久居江淮，汉桓帝建和二年（148）至洛阳，翻译佛典。继安清之后，大月氏人支娄迦讖在汉灵帝光和、中平年间（178—188）来洛阳传教译经。三国吴赤乌十年（247），原籍康居、世居天竺的康僧会来建业（今南京），吴大帝孙权为他建塔，号建初寺，江南有佛塔就从这时开始。六朝来华的印度高僧有佛图澄、鸠摩罗什、觉贤、菩提达磨、真谛等人。佛图澄，本姓帛，龟兹人。西晋怀帝永嘉四年（310）来华。后赵政权建立后，以鬼神方术深得石勒、石虎信任，经常参议军国大事，被尊为“大和上”。弘化南北、建立僧伽的名僧释道安，即其弟子。鸠摩罗什（童寿）先祖是天竺人，世代为相，母亲为龟兹王的妹妹，故他生于龟兹。九岁随母赴罽宾，历游北印度，遍拜名师。道安久闻其名，劝苻坚迎入。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（401）到达长安，姚兴礼为国师，在长安

逍遥园建立译场，为玄奘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。稍后来华，能与罗什分庭抗礼的是佛驮跋多罗（觉贤）。觉贤是北天竺那呵黎城人，与释迦同姓，少年游学罽宾，专习禅法。约在北魏道武帝天赐五年（408）至长安，与罗什一起讨论法相，因信仰不合，险遭不测。于是与弟子飘然南下，应慧远之邀，到庐山译经，六十卷的《华严经》大本，即出其手，日后华严宗的建立，发源于此。菩提达磨（道法）为南天竺人，香至王第三子。南朝宋末航海至广州。传说他曾到达建康（南京），因与梁武帝面谈不合，于是渡江北上洛阳，后入嵩山少林寺，面壁打坐九年，提出“理入”和“行入”的修行方法，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。与鸠摩罗什、玄奘、义净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的真谛（波罗末陀），西天竺优禅尼国人。应梁武帝的邀请，在中大同元年（546）到达南海（广州），两年后去建康。所译经论甚多，以大乘瑜伽宗为主，其中《摄大乘论》影响尤大。

中国僧人西行求法，要比西域僧人东行传法晚得多。直至魏、



达磨东渡碑

晋，中国僧徒为探求梵本，寻访名师，瞻仰圣迹，发起了从三国末年到唐朝中叶（公元三至八世纪）前后长达五百年的西行求法运动。中国第一个僧人朱士行也是第一个求法者。他因读《道行经》，觉得还未到尽善尽美的地步，于是矢志捐身，远征绝域，于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，西出阳关，在于阗得梵文正本九十章，派弟子送回，后译为《放光般若经》二十卷，八十

岁时死在于阗。中国早期所译大乘经典，无不与于阗有关，以至有将于阗看作中国境内佛教发祥地的说法。现知中国第一个到达印度的是成光子，他受秦州刺史派遣，于汉献帝建安十年（205）从乌鼠山（在今甘肃渭源）出发，但成光子并非僧人。继朱士行之后西行求法的是世居敦煌的有“敦煌菩萨”之称的竺法护，于三国魏时随师游历西域各国，自称通三十六国语言，但并没有到达印度。据义净《大唐求法高僧传》载，在东印度



法显

那烂陀寺东四十驿光景，沿恒河下行，至鹿苑寺，寺附近有个支那寺，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（即萨旦伐呵那朝最后一个国王笈多



灵鹫山

室利，约209—219年在位）时，专门为安置二十多个从四川牂牁道出发，经缅甸道进入印度的中国僧人建造的。可惜这些蜀僧的姓名都湮没不彰。

在有名可考者中，东晋法显是到达印度的第二个中国人。法显俗家姓龚，平阳郡武阳（今山西临汾）人，三岁即出家，二十岁受大戒。据《梁高僧传》载，他因慨叹当时的经文错误太多，发誓寻求真本，才产生了西行的动机。东晋隆安三年（399）春，法显与慧景、道整等五人，从长安出发，至张掖（今属甘肃）遇僧绍、智严、宝云等五人，组成一个巡礼团，过敦煌，出阳关，度沙河（即著名的白龙堆大沙漠，在今甘肃敦煌以西到新疆罗布泊一带），经过十七天，走了一千五百里，方才走出这道鬼门关，随后又越葱岭，过雪山。一路同行者或中途折回，或分道而行，或



灵鹫山上佛陀说法台

遇难而死。法显志穷佛道，矢志不移，陵危践壑，历尽艰险，于东晋元兴二年（403），终于到达印度。法显在印度住了八年，周游五天竺，常孤身一人闯入险地，曾参访耆闍崛山（鹫峰），遇到黑狮子，几乎葬于狮口。在游师子国（即今斯里兰卡）后，于东晋义熙七年（411），坐商船回国。因海上气候恶劣，一年之内，换了三次船，中间曾随波飘流，到达耶婆提国（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），法显还差点被同船人杀害。最后在义熙八年，抵达青州长广郡牢山（今山东青岛崂山）。同去十一人，回国唯其一身，前后十五年，经历三十余国。法显回国后与觉贤、宝云同译经论一百多万字，又将旅行中见闻，编成《佛国记》（原名《历游天竺记传》，又名《法显传》），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记载中亚、印度、南洋地理、历史、风俗的著作。法显是世界史上横穿中亚、



法显崂山登陆纪念碑

南亚大陆，并由南海路回到中国的第一人，当时人就已称赞他忘身求法的精神和勇气，古今罕见。这种精神和勇气，为包括玄奘在内的后来求法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义净说：“（法）显法师则创辟荒途，（玄）奘法师乃中开正路。”在西行求法运动中，他和玄奘是前后两个最辉煌的代表。

比法显晚四年，即后秦弘始五年（403），雍州新丰人智猛与同志十五人结

队西游，最后仅与四人共度雪山，历闕宾遍游印度，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（437）与一人归国，在外长达三十多年，成为求法僧人留在印度时间最长久的人。智猛曾作《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》，已佚。

此外在唐玄奘之前曾游历印度的僧人尚有：后燕建兴末昙猛、南朝宋永初间黄龙僧释法勇等十三人、南朝宋元嘉间冀州僧惠叡、后魏太武末道药、后魏神龟间惠生等人。

【第二章】

玄奘西游

在中印交通史上，隋、唐是最引人瞩目的时代，就官方的使节来往而言，唐太宗贞观十七年（643）、二十年（646）、高宗显庆二年（657），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，历来传为美谈。但中印交通史中最辉煌的篇章，还是由西行求法者撰写的，其主笔便是在贞观元年（627）孤身一人西行求法的玄奘。

玄奘俗姓陈，名祿。原籍河南陈留（今开封）。隋文帝开皇二十年（600），生于洛州缙氏县东南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陈村（又名陈堡谷，即今河南偃师县缙氏镇陈河村）。父陈慧，精通经术，操守高雅，当时人将他比作汉末名士郭泰。陈慧生了四个儿子，玄奘即其第四子。玄奘幼年，聪颖不凡，他出身在儒学世家，从小濡染儒风，爱古尚贤，攻读经史，非雅正之书



玄奘故里